

清末稗史精选丛书

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

坐观老人
许指严 著

稗



重庆出版社

「清末民初」

清代野記 十叶野聞

清宮雜記
十叶野聞



清宮雜記
十叶野聞

• 清末稗史精选丛书

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

坐观老人
许指严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坐观老人 许指严 著

清代野记·十叶野闻

QingDai Ye Ji · ShiYe Ye Wen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32 千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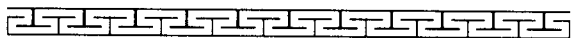
ISBN 7-5366-3838-8/I·709

定价: 22.00 元

目录

清代野记	坐观老人(1)
十叶野闻	许指严(141)
德宗遗事	王树枬(265)

清代野记



坐观老人 著

目录

卷 上

亲王秉政之始·····	(8)
文宗密谕·····	(8)
满汉轻重之关系·····	(9)
肃顺重视汉人·····	(9)
文宗批答一·····	(10)
文宗批答二·····	(10)
词臣骄慢·····	(11)
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11)
天诛星使·····	(12)
满臣之懵懂·····	(12)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	(13)
糟蹋回妇·····	(14)
皇帝扮剧之贤否·····	(15)
词臣导淫·····	(15)
皇帝患淫创·····	(16)
琴工张春圃·····	(16)
画史缪太太·····	(17)
慈禧之侈纵·····	(18)
裁撤之淫恶·····	(19)

管劬安之宠幸·····	(20)
慈禧之滥赏·····	(20)
毅皇后之被逼死·····	(21)
亲贵诱抢族姑·····	(22)
皇室无骨肉情·····	(23)
翁李之隙·····	(24)
李文忠致谤之由·····	(25)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27)
金梅生之钻营·····	(29)
强臣擅杀洋人·····	(31)
场前中进士·····	(32)
万历妈妈·····	(32)
满人吃肉大典·····	(33)
费恭人全节·····	(34)
太和门六库·····	(34)
库兵肛门纳银·····	(35)
内监直言被诛·····	(37)
八岁女生儿·····	(37)
优伶侠义·····	(38)
优伶罄货助赈·····	(39)
蠢仆食黄瓜·····	(40)
夏徵舒是先祖·····	(40)
冒认丈夫·····	(41)
要钱弗要命·····	(42)
野蛮时代之专利特许·····	(42)
考职之大狱·····	(43)
权相预知死期·····	(44)
文字之狱·····	(45)

吴人知兵二则 张曜 孙金彪·····	(45)
湘淮军之来历·····	(47)
李元度丧师·····	(48)
不利状元·····	(48)

卷 中

京师志盗五则·····	(50)
赌棍姚四宝·····	(52)
吴可读尸谏·····	(53)
眉寿鼎进士·····	(56)
挽联汇志·····	(57)
残忍之果报·····	(57)
回教之新旧派·····	(58)
平捻冒功·····	(59)
外人羨我科第·····	(59)
一夜造成之塔·····	(60)
卖友换孔雀翎·····	(60)
觞令之解围·····	(61)
城隍昭雪冤狱·····	(61)
戊戌变政小记·····	(62)
属国绝贡之先后·····	(68)
琉球贡使·····	(69)
马复贡越南使记·····	(70)
缅甸订约之失败·····	(72)
廓尔喀贡使·····	(73)
哲孟雄之幸存·····	(74)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	(75)
盗用巡抚印·····	(75)

巧对	(76)
古今事无独有偶二则	(77)
命名不可不慎	(78)
验方三则	(79)
光饼	(79)
诬妻得财	(79)
回回卖猪肉	(80)
赵三姑娘	(81)
王玉峰三弦	(82)
麻瑞子空钟	(82)
端忠敏死事始末	(83)
阿肌酥丸	(85)
女统领	(85)
奇姓	(86)
意外总兵	(86)
孔翰林出洋话柄	(87)
联语无偶	(88)
谑吟召衅	(89)
吃饭何须问主人	(89)
旗主旗奴三则	(90)
武英殿版之遭劫	(91)
破题仅两句	(92)
疡医遇骗	(92)
方九麻子	(93)
插天飞	(94)

卷 下

戕官类记	(97)
------	------

刺马详情	(97)
妻控夫强奸	(100)
科场舞弊	(100)
书杨乃武狱	(101)
死生有命	(102)
海王邨人物	(103)
程堡殉难	(104)
胜保事类记	(105)
冤鬼索命	(111)
裕庚出身始末	(111)
刘传楨出身始末	(113)
雁门冯先生纪略	(116)
道学贪诈	(119)
满员贪鄙	(123)
满洲老名士	(125)
文章挟制	(127)
肃顺轶事	(128)
杨查孽缘	(130)
神经病能前知	(132)
贵女杀亲夫	(134)
名士遇鬼	(135)
猴怪报怨	(136)
前世冤鬼	(137)
鬼捉酷吏	(138)
翰林不识字	(138)
妖狐为祟	(138)
方某遇狐仙事	(139)

清代野记卷上

亲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訢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奕訢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己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然自大，直呼其别号者，而大学士之对于奕訢，则自称晚生矣。奕訢去位，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

文宗密谕

清文宗在热河，临危之际，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如侍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惧，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几于无微不至，如是者数年，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日者慈安婴小疾，数日，太医进方不甚效，遂不服药，竟愈。忽见慈禧左臂缠帛，诧之。慈禧曰：“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

尽心耳。”慈安大伤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渐放肆，语多不逊，事事专权，不与慈安协商。慈安始大悔，然已无及矣。光绪二年春夏间，京师忽传慈禧大病，不数日，闻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丧仪甚草草，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进御者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予时在京师，主光侍御宅，故知之。

满汉轻重之关系

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自洪、杨倡乱，天下分崩，满督抚殉节者有之，而敢与抗者无有也。会文宗崩，廷议请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乃变计汰满用汉。同治初，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官文罢，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亦硕果耳。当同治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国相安，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及恭王去位，瞿眈秉政，满人之焰复张。光绪二十年后，满督抚又遍天下矣，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

肃顺重视汉人

重汉轻满者，非汉人也，满人也。以肃顺之骄横，而独重汉人文士，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亦不可解。其对于满员，直奴隶视之，大呼其名，恶语秽骂无所忌。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其索贿也亦惟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岂若后来奕劻、载洵辈无人不收哉。是

以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犹有中兴之望也。

文宗批答一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文宗风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言。龚亦狎莲芬者。

文宗批答二

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为云南昆明知县。伏法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父，即为王之签稿门丁。有谓何实王之血胤，事属暧昧，不敢妄断。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桂清亦伴读，聪颖异常，十五岁所作举业，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试而无籍，乃谋之昆明绅士，占籍就试焉。入泮食饩，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年甫十八耳。未几，躋显要，任封疆，亦仅三十余也。咸丰九年，何为江督，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荐升至江苏布政使，皆何力也。当杭城之初陷也，巡抚罗遵殿殉难，廷议难其人，何即荐王可胜任。折初上，文宗硃批连书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九字，不置可否。折再上，批云：“尔但知有王有龄耳。”折三上，言王如负委任，请治臣滥保之罪。于是始简为浙抚。杭城再陷，竟城亡与亡，可谓不负举主。然举主竟不若也。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折奏事，后尝言之。

词臣骄慢

胡林翼为鄂抚也，治军武昌。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超壁城外。学使俞某，浙人而北籍，少年科第也。任满将还京。林翼设筵饯之，以超功高望重，妇孺知名，延作陪客。不意俞蔑视之，终席不与交一言。席散，超怒甚，跨马出城，谓左右曰：“大众散了罢，武官真不值钱，俞学使一七品耳，竟瞧不起我，这班人在朝中，我辈为谁立功者。”正忿忿间，林翼驰马至。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故超之出也，林翼亦尾之。至是谓曰：“俞某少不更事，明日我面公训饬之，特设负荆筵，请公明午降临，使俞某陪客，公不可却。”超诺之。明日仍三人，超宾位，俞陪位。林翼用翰林大前辈十科以上称大前辈，俞后胡十科也面目，直言训斥。俞唯唯听受。席终，林翼又曰：“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我三人何妨换帖，结为兄弟。”俞意犹踌躇，林翼怒视之，即命具红柬，各书姓名籍贯三代，而互易焉。胡为长，鲍次之，俞又次之。林翼谓超曰：“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即有过可面训，勿相芥蒂也。”超亦唯唯，气遂平，不萌他志矣。俞返京行至涿州，投井而死。或曰为其母所逼也。

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安徽克复，彭玉麟权巡抚，遣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忽一急足至，众视之，彭之亲信差弁也。登舟，探怀中出彭书，封口严密。文正携至后舱。其时内巡捕官倪人垲侍侧，文正亲信者也。及启函，仅寥寥数字，且无上下称谓，确为彭亲笔，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

团之，纳入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人垲字爽轩，皖之望江人。后为江苏直隶州。言于欧阳润生，润生为予言如此。

天诛星使

咸丰季年，胡林翼治军武昌，不媚朝贵。有中以蜚语者，上遣钱宝青查办。钱挟大欲而来，以为所参情节甚重，必可满欲。及至鄂，胡照例待之，绝不使人关说。钱探之，胡曰：“就地筹饷，就地练兵，不费国库一文，不调经制一卒，请星使确查可也。”钱大恨，遂怀一网打尽之计。一日者，送供给委员至行轅，见星使员役皆皇皇，问何故，皆曰：“大人昨晚灯下写复奏，至今房门不开，而案上灯光仍闪烁，我辈不敢叩门也。”候至午，仍无动静，乃报胡。胡率司道府县皆至，命叩门不应，三叩仍不应，命斧以入，大骇，则见钱伏案死，一奏折尚未书毕，喷血满纸。亟取出阅之，更大骇，盖直诬胡鲍等有反意，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胡叹曰：“天有眼，天有眼。”取血折藏于怀。以暴卒闻，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罢。设钱章入，纵朝廷不信其言，而胡鲍等之兵权削矣，胡鲍一去，大事尚可问哉！其时天心犹佑大清也。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肇熊父名铮，字铁夫。当胡治军时，随布政理军饷事，故言之甚悉。

满臣之懵懂

予寅戌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不似大员身分，然甚谦，询知予为南省士子，则更谬为恭敬。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彼